

当代戏剧集萃

(一)

曾长安 卷

当代戏剧杂志社 选编

三秦出版社



作者（摄于1999年9月）





省市领导接见《五味十字》演出人员（1999年）



原文化部长王蒙在易俗社剧场观看演出并接见演职人员



《四季歌》剧组参加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在山东合影

《三姑娘》剧中人



叶秋玲(刘立萍)



叶雪玲(宋彩萍)



叶春玲(樊惠芹)



肖良(王明德)

《四季歌》剧中人



来来(汝小利)



月月(宋彩萍)



水莲(马海萍)



二石(王拴印)

《五味十字》剧中人



孙爷(杨红卫)



麦香(卫小莉)



二妹(刘秀丽)



李家昌(张佐群)



《两家亲》演出剧照（1983年）



《三姑娘》

演出剧照 (1987 年)





《四季歌》

演出剧照（1992年）





《五味十字》

演出剧照 (1999—2001 年)



小论曾长安

肖云儒

曾长安大戏小戏写了二三十个，而主要的作品是几部大型现代戏，曰《两家亲》，曰《三姑娘》，曰《四季歌》，曰《五味十字》。“二”、“三”、“四”、“五”，在十多年漫长艰辛的创作路上，一步一步留下了他的足印，清晰、执着而深沉。遗憾的是集子里没有“一”，先哲古贤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没有“一”，“二”、“三”、“四”、“五”何以生出，又何以解释？这个“一”其实不是别的什么，就是剧作家自己，就是曾长安本人。他是生发这道艺术景观的渊薮，关于“二”、“三”、“四”、“五”的一切诠释，都隐藏在他“这一个”中。长安希望我说说他，作为朋友却之不恭，平心而论也可以当仁不让，行吧，就由我来说道说道这个“一”吧！

我与长安是不算熟悉的老朋友。14年前就因《三姑娘》半路相识。说“半路”，是指他那时已是秦东有影响的剧作者，以《两家亲》一举成名，濒临湮灭的老剧种阿宫腔也因为演出这个戏而获得新的生机。《三姑娘》的创作和演出更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看完戏回西安，被激活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几乎是连夜拉出了评论的

详细提纲，很快《陕西日报》便在三版头条以大篇幅发表出来。我和长安由是相识。你说这朋友老不老？但相识很少相晤，十几年中只是在公众场合邂逅过有数的几次，至今没有促膝长谈。这次让我写点文字，他也没有登门拜访，是在一个会议室门外的回廊上不期而遇，一声“我正要找你呐”，便结下了这第二次文缘。我调侃，咱俩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时又相往来”呀，他一迭连声“罪过”。虽然谈不上过从甚密，心向往之则久矣哉，多年来，互相都不断捕获着对方的信息。回想起来，我和长安实在有那么一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风呢。

长安是个爱戏如醉，写戏入迷，想戏成痴的人，是在朝觐现代戏曲的漫漫长路上走得很远、进入很深的人。我在1986年的《中国戏剧》上写过一篇《陕西戏剧十年印象》的文章，说到在省城几个主流戏剧基地之外，出现了秦东戏曲和秦西话剧两个不可小视的艺术群落。秦东商洛、渭南的戏曲现代戏，以逼真的时代生活、智慧的艺术构思、鲜冽的青春气息和新颖精致的表导演，挑战省城舞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逼人形势。而秦西的话剧创作则以浓郁的现代感、青春感令陕人耳目一新。长安便是这个群体中极富活力的一个。他和他的同道者相向辉映，互成气候，陈正庆、陈彦、史育民、王真、由二群、霍秉全，个个都是好样儿的，长安跻身其间，可见不凡。秦东、秦西两个戏剧创作群体的破土而出，实际上是陕西戏剧希冀冲出传统思维、开创现代革新的急切呼唤。我想，对长安的剧本创作进行价值判断，恐怕不能离开这个宏大背景，仅仅从戏（细）处下手的。

长安的几个主要作品，各具特色和风采，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轨迹，总体上却又呈现出许多共同点来。给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有三点——

第一、以智慧聪颖、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段，传达青春和生命的

新感觉。

长安的“二”、“三”、“四”，“五”，可以说是当代农村生活和当代农民感情的风情画卷。这是一组轻喜剧，也是一组小夜曲。它们固然也写了中老年那一代人负重的心灵进程，但镜头主要是对准当代农村的青年一代，写他们对改变现有生存状态、生存方式热切的渴求，写他们新的思维和感情方式在固有文化内部破壳而出，写他们新的婚恋观念、价值观念，写他们的乐观、热情、纯正、活跃，不装腔作势，不图解理念。青年几乎是长安戏剧创作天然的主角。长安的真善美感情，也几乎总是天然地倾注在年轻人身上。几个戏无不是情节、情感交相晕染，无不是歌、舞、话熔冶一炉，再加上幽默的情趣和原生的土风，看戏时，无论是谐调还是不谐调，渐变还是突变，顺进还是倒挫，常常把你引入一个鲜活的生命场，有阵阵青春的风儿扑面而来。你由不得会爱上这些年轻人，也由不得会爱上这个时代，滋生出对现实生活的乐观和对今天青年的信心。

第二、以新异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再现中国农民命运的新变化。

长安的戏总是新意盎然，这新意不但弥散在生活内容之中，弥散在人物形象之中，也弥散在艺术思考和艺术表现上。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生活的动态进程，关注着新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道德因素、文化心理因素所引发的传统农业文明和农村生活新的变化。他既以农民儿子的感情，又以农村变革者的心态来表现当前农村的冷暖炎凉、沉浮起伏，洞察现今农民的喜怒哀乐，愠恼龌龊。《两家亲》说的是只有经济的改革才有心灵的解放。《三姑娘》从三个精神有差异的女性的动态关系中，来表现当代农民心灵的变迁。《五味十字》的女主角作为新人形象，更多地写了她改造家乡的业绩，但和前面几个戏一样，她们建设新生活的行动总是和她们的婚姻爱情生活、人生价值追求、文化心理坐标相交缠。也就是说，作

者在反映生活时，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感情心理层面多维并行的。这样就便于从实践行为、习俗风情和感情世界多侧面、多角度来描摹人物，也容易发挥戏剧的表演特质、抒情特质，增强观赏性。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避开了陕西戏剧创作在写所谓“大题材”时，往往喜欢正面强攻、举重若重的习惯思路，他处理农村改革这样的大题材，却偏偏巧取侧击、举重若轻，将变幻的时代风云溶解在乡土风情和情感波流中，结果出奇制胜。这是另一种艺术思路和格调的胜利。

第三、以提升文学品位、开掘人生哲理，将戏曲艺术文化引入新平台。

长安剧作的文学品位，给你直观印像的是唱词和道白的文学性，这文学性当然是指文辞之美，其实更是指文辞表现人物性格心理的张力。如《五味十字》中村长李家昌有问题，德高望重的孙爷正批评他，李妻想把水搅浑，见反对过村长的向前和孙爷的孙女二妹子挽手走在一起，不顾各方面阻力公开了自己的恋情，便大呼小叫“出丑了，十字街头出丑了。”李以此逼孙爷表态，老人本来不同意孙女的恋爱，有些生气也有些尴尬，但老人很快分清了主次，在原则问题上头脑清晰。这些复杂的心理过程，作者只让人物变换口气反复说一句台词来表达：“我说……（半天不语，突然对李）你那是啥事？娃这是啥事？（对麦香）年轻人的事，不关咱的事。（对李妻）你爱管闲事，白说不顶事。（突然厉声）都去忙正事，再莫生邪事！”这段台词容纳了老人的性格特色、内心冲突、是非标准，也把握表现了人物的多重关系、作者的感情倾向。这样的精彩之处很多，每演到这些地方，观众便十分活跃，看来他们是接受到了台词丰富的信息。

剧作文学性最深刻的表现，是透过故事情节、戏剧冲突、生活风情开掘出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生发出命运浮沉和历史沧桑的感

慨。由于长安的作品多系青春题材，不能苛求有沉厚的历史感和命运感，但人生哲理的开掘始终是他几部作品的执着追求。此处难以细说，仅从《五味十字》带主题歌性质的四句幕间合唱就会有所感觉：“风也会有，雨也会有，人生十字，你走我走。”正是对人生哲理的开掘，使我们在小夜曲的旋律中听出了几分沉厚之音的交响，而于轻喜剧的深幽处又看到了一点隐约的泪光。这恐怕是他剧作既“小”又“大”，喜而不浮的重要原因吧。

陕西的戏曲现代剧，“五四”以来由生发到发展，大约经历了三次明显的提升。一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西安易俗社，由于范紫东、孙仁玉等进步文化人的参与，编演现代剧，用秦腔反映现代生活得以开先河；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民众剧团，由于马健翎、柯仲平等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秦地戏曲现代戏得以彪炳史册，具有了领袖群伦的全国性影响；一次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三大秦班进北京”为标志的五、六十年代戏曲现代戏创作高潮，秦地戏曲现代戏创作成为全国仅有的几个重镇之一。改革开放时期，文艺创作有了最好的时代环境，我省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这是第四次提升，这次提升的幅度和质量都超越了过去，主要是新社会观念和新艺术意识的引入，在引入过程中和优秀传统撞击、震荡、渗化，全面育化了编、导、演、音乐、设计和剧本创作中关于意蕴、冲突、细节、心理，感情、民俗、风格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新理解和新把握，应该说近十多年的戏曲现代戏创作通过现代化改造的进程，已经在许多方面呈现出质的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总结、研究，使戏曲现代戏创作这个新平台能够稍具自己的理论形态，进入现代戏曲史之中。我祈望陈正庆、陈彦、曾长安、史育民等几位朋友在其中占有一点篇幅，这个愿望恐怕是不过分的吧。

2000年4月13日，星期四，西安谷斋，时闻春雨淅沥。

本色戏曲本色人

张耀明

多次看长安同志的戏，给人最深刻的感受便是那浓浓的生活原汁，喜悦的精神情趣，向上的生命追求，使整个剧场始终处于一种活跃兴奋的情绪交流之中。《两家亲》、《三姑娘》、《四季歌》、《五味十字》四个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农村生活的大戏，思想、艺术、观赏三性统一，使领导、专家、观众共赏共赞。我深思能有这种效应的原因，那还应归结到长安的戏曲创作特色：本色，即生活本色，戏曲本色，人格本色。因此我便写下这“本色戏曲本色人”的序题。

我和长安同志也是因戏相识的。十四年前，也就是1987年，我任富平县县长，履任之初的四月六日，即遇上陕西省首届艺术节大奖赛，在富平县观摩阿宫腔现代戏《三姑娘》，省地领导和十多家文化艺术部门的专家、名流上百人齐聚富平，观摩一部由一位富平人创作，给全省戏曲界带来惊喜的大戏。我作为东道主，陪同贵宾们欣赏了频阳沃土培育的艺术之花。想不到一个戏曲会有这么大的轰动，招待所、剧院里外都停满了大小车辆，楼上楼下，院内餐厅都是来来往往看戏的人。沉浸在兴奋、喜悦之中的我，立即找到了

一种感觉：富平能出这样的剧作家，是件了不起的事！要认识认识。有人向我指着忙碌的人群里一个中等身材，留着短平头的人说：“那就是作者”。由此，我认识了曾长安。

不久，他的第三个大戏《四季歌》又演出问世。这个戏又以喜剧的形式揭示了商品经济对农村冲击下的浮躁裂变的农民心态。我和地区领导一块陪北京来人看戏。后来，这个戏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天下第一团”展演赴山东演出。三个大戏都由富平县阿宫腔剧团排演，一批新人崭露头角，阿宫腔也经历了一段难忘的辉煌时期。在我任市委宣传部长时，听说他又有一部大戏即将脱稿，我立即鼓励他尽快拿出。不久，现代戏《五味十字》在省剧目讨论会上受到高度赞誉，《当代戏剧》一九九九年一期首先发表。我这时已离开市委宣传部，长安把这期刊物送给了我。当年盛夏，这个戏由渭南市秦腔剧团排演。我陪同当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天行同志（现任省文化厅厅长）一齐观看了演出，剧场掌声笑声不断，秦天行同志认真看了整个演出，并给予热情肯定。以后这个戏在建国五十周年献礼演出和中国秦腔艺术节都获得了演出大奖和优秀编剧奖，又一批新人得到锻炼提高，所有演职人员都获得了从艺以来的最高奖励。今年年初，剧目被省委宣传部确定为参加全国五个一工程评选重点剧目，又让宣传文化部门的人大忙一阵。这样算来，长安八十年代以来写的四个大戏我就看了三个，“一剧一座里程碑”。他书写戏剧，也是在书写人生。联想到“十年磨一戏”的古训，回首长安同志在起伏坎坷的现代戏创作历程中踏出的一条蹊径，筑起的座座丰碑，不由使人肃然起敬。由戏认人，此其一也。

由文识人，是其二也。长安同志主持过一段县文化局的工作，他把写戏的执著与热情又倾注到文化事业上，开创了富平文化工作的一段辉煌时期，使这几年的文化工作连续几年获得省地表彰。我和长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不是很多，但他对交办的事情极端负责。

我记得让他办过几件事，一是负责办过一次画展，从一张张画稿到装裱成数百幅条屏，空敞的大厅又做了许多大隔板，开幕式热烈有序，最后一直派专人送到北京展出。第二件事是抓好阿宫腔这一古老剧种的抢救和保护，他力主从人才抓起，白手起家，办起了富平阿宫腔剧校，一办就是三年，为阿宫腔培养了一批新人。三是抓有地方特色的老庙老鼓，我直接批了五千元专款给老庙，文化局提出了让老鼓走出潼关的奋斗目标，并特邀省市专家整理辅导，第三年，老庙老鼓终于上了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的开场节目，并参加了庆祝建国四十五周年进京演出。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富平经贸会期间的综艺晚会、群众秦腔大赛、“秦之声”富平专场晚会等，一个接一个认真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使文化工作红红火火，富平县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县，威震东府，誉满三秦。特别是那次秦腔大赛，万人空巷，大街小巷的人流都涌向体育场，许多单位工厂不得不放了假。省电视台秦之声剧组也高兴地称赞规模之大，组织之好，为当时全省之最。我知道长安做了大量工作，仅经费问题就使他做了不少难。他就这样以一股忘我的工作热情，一种正直的人格力量，使文化工作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蓬勃的生气，真正显示了文化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提高了文化工作的社会地位，这是至今为许多人共同称道的。

对人的认识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我逐渐了解到他自幼家道贫寒，境遇坎坷，在同辈人少有的逆境中苦苦求索。许多走上艺术创作这条路的人后来都纷纷离去，他却以耐得住寂寞的坚韧，不受物诱的执著，几十年如一日，与书为伴，自学自励，艰难跋涉，衣宽不悔，终于在这条路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印。凡是看了长安同志那用心血写成的作品，无不为其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新颖的创意思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所折服，殊不知他在自学成才的道路上付出的是常人想象不到的代价。他很看重戏剧创作这个专业，视